



源 滔 滔

秦化龙著





200 200 200

4 3 2 1



泉源滔滔

秦化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革命回忆录的总结。《泉源滔滔》叙述了一九三七年作者带了湘鄂赣边区省委的指示，前往鄂东南和湘北地区时，一路上的遭遇。通过这段遭遇，反映了广大人民对革命的关怀和支持。《狱中四年》是写作者被盛世才关在新疆监狱里的斗争生活。这里表现了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意志。《清明的怀念》和《我的母亲》是两篇怀念战友和亲人的文章。它们分别刻画了警卫员小陈和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

泉 源 滔 滔

著 作 者 秦 化 龙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53毫米 1/32 印张：2 1/2 字数：36,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856

定价：(八) 0.20元

目 次

我的母亲 1

泉源滔滔 13

清明的怀念 30

獄中四年 42

我的母亲

我的家在湖南平江县，四间正屋和三间厢房高高地座落在半山坡上，这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家。我家的屋前有层层竹林，屋后和屋的两侧是葱郁的苍松。抬头望去，左面是树林满山的石塘尖，右边是朝神拜佛的梧桐山。清晨，山里升起的云雾弥漫着山腰，山峰就象挂在半空中；下雨的日子，松针竹叶被雨水洗过，山峦就显得分外青翠。从我家爬上后山顶峰，要穿过山间的白云，弯过九道山石小路，因而这里名叫九均背。

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每逢想到九均背，我的心里就溢满了感情，慈祥的母亲的形象就出现在眼前，她穿着深蓝衫黑布裤，好象一株苍松，在山峰的岩石上高高地屹立着。是她老人家支持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受了严酷的斗争考验。

我十三岁就跟着长辈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三〇年春天，那时我才十六岁，因为工

作的需要，党要派我到梅团区委去干共青团工作。和所有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一样，我心里涌起了波涛，脑子里不断地想象着未来的工作和革命的美好前景，但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亲爱的母亲，心里就为难起来。两个哥哥早就出去参加革命了，我再一走，家里种田打柴谁来干？丢下年老的父母和幼小的弟弟妹妹怎么办？

我低着头走回家去，不知道怎么对母亲说，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我走。

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昏黄。母亲在门前劈柴，见我低着头走来，就知道是为了参加工作的事，因为前些日子已经有人给她说过了。

“季康，你要离开家吗？”母亲停下手中的活问我。

我的心里一阵难过，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怕母亲说：“你的两个哥哥都离开了家，你今年才十六岁，等几年再出去吧！”我想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问：“妈，你看，好不好？……”接着，我想谈一些参加革命为穷人翻身的道理，可是话还没有出口，喉头便哽住了，我两眼呆呆地注视着母亲的表情。

“去吧，你们说好总不会错。”出乎我的意外，母亲这样回答了我。她眼睛润湿了，可以看

出母亲是非常舍不得我离开她的。我一听她答应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暗暗地说道：“您真是我的好妈妈，我永远忘不了您！”可是母亲看了我一会，不由地背过身去，扯起蓝衫大襟擦了擦眼睛。

吃过夜饭，休息不多一会，母亲就催我上床睡觉。她替我盖好被子，转身坐在床沿上，用她略有弯驼的背，为我挡住了微弱的煤油灯光。深夜，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没有去睡，她静静地坐在那里，一针一针细心地为我缝补着几件破旧衣服。

我了解母亲的脾气，这时你要劝她睡，她一定会生气的，我没有惊动她。虽然我再也睡不着了，但还是合上了眼睛，连个身也不敢翻动。

屋后的大公鸡开始啼叫了。母亲大约已经把该缝补的衣服全补好了，她轻轻地站了起来。我忙合上眼睛，装作酣睡的神色。

灯光好象离我近了，我感觉到这是母亲移过灯来在看着我。好一阵，灯光才渐渐远去，我睁眼一看，母亲托着灯走向后屋去了。

屋里漆黑，淡淡的晨曦已从窗口映进屋来了。这时，后屋的厨房里，隐隐传来了烧火刷锅的声音……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背起母亲给我整理好

的小包袱，走出家门。母亲掖着一把伞，默默地跟在我后面。我想找几句话来安慰她，但一句满意的话也想不出来。

走到坳背口，我转过身来对母亲说：“妈，您回屋里去吧！”

母亲没有作声，她把雨伞交给我，又仔细地摸摸我背上的小包袱，看看是否结实、妥贴。

“妈，我走了。”我说。

母亲深沉地望了我一眼，慢慢地点了点头。

我走了半里多路，向后看看，母亲仍站在那里望着我的背影。我走一段就转回头去向后看看，快要到看不见的时候，母亲才向我挥了挥手。这事离现在已三十一年了，但当时的情景还一直鲜明地留在我的心间。

这年冬天，苏区的天空罩下了阴云。国民党王东源的部队攻占了平江县，接着，梅仙、团山铺、南江桥几个大村镇都被白军占领了。

除夕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区委有好几个离家近的同志准备回家去过年，有一个同志问我：

“秦化龙，你回不回家过年？”

一提起过年，立刻引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今年大哥二哥都不在家，母亲一定在盼我回家过年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就飞到家里去了，沒等到吃午饭，就冒着雪匆匆地从黄背山赶回家去。

来到家门，已是黄昏时分，心想：“母亲见了我不知要多么高兴哪！”

一进门，正巧在院子里碰见了母亲。我急忙走过去，只见母亲脸上失去了往常过年时那种笑容，她露出吃惊的神色望着我：

“季康，你怎么回来啦？！”

听了母亲的话，我也感到有些奇怪，说道：“赶回家来过年呀！”说着我向家里看看，沒有一点过年的景象，心想：“也许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母亲的脸上一时泛起了焦虑和生气的颜色，一会却又缓和下来，带着埋怨的口吻对我说：

“过年，谁还有心过年呵！你不明白这是什么世道？”

母亲的话提醒了我，今年和往年不同了，白军进了苏区，地主、挨户团占了城镇，在每一个角落都展开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可是，过年的美妙印象还在吸引着我，我的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向屋里走着。

“站下，别进屋啦！”

我刚走到房门口就被母亲喊住了，听着母

亲的声音，我刹那之间感到，在我屋子的周围随时都可能出现敌人。母亲把我推出院子，指着我来时走过的榛林，说：

“你到那里去等着，我马上就来。”

我只得顺从地走进榛林深处等着。不多一会，母亲匆匆地赶来了，塞给我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块咸肉四块年糕。母亲从来有了好东西自己总舍不得吃，不是留给父亲，就是留给她的孩子。我不愿把肉和年糕带走，想留给母亲。母亲却把纸包装进我的背包里，说：

“你这个傻孩子，现在是什么世道，你偏偏在这时候回来了，以后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赶快走吧！”

她送我走出榛林。这时天已黑了，风越刮越猛，雪也越下越大了。我说：

“妈，雪太大了，您回去吧。我在这里歇一会，等雪小一点就走。”

“不行，你得赶快走。你别管我。”母亲一面说，一面连连挥手，“趁雪下得猛，快走吧，脚印一下子就被盖住了。”

我只得马上就走。回头望望母亲，她的面颊全湿了，雪花不断地扑在她脸上，也分不清哪是雪水哪是泪花。

我向山下走了几步，不禁又回过头来望望。

母亲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的面庞已经模糊不清了，只剩下一个满身披盖着雪花的人影了。

第二年春天，党派我带着一个工作团从平江东乡到西乡岑(川)谈(家坊)地区活动。在白军进攻激烈的形势下，岑谈区苏维埃主席叛变了，工作团无法在那里坚持，西北特委指示我们暂时转移，于是我们连夜赶回平江钟洞苏区。

回钟洞苏区正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我和母亲有一年没见面了，一想到她，我就忘了疲劳。那天晚上，暗淡的月亮上罩着碎云，我们经过梧桐山、下九坎，又走了一段羊肠小道就来到了我的家。

我站在窗下，听了听，周围十分寂静，只有轻微的鼾声从屋里传出来。打开电筒从窗口向屋里照去，我看见了母亲。她沉沉地睡在床上，小弟弟小妹妹睡在她的两侧；床下放着一张小凳子，上面整齐地摆着三双鞋。

母亲白天太辛苦了，睡的这样沉，也许她正在梦想着儿子哩！

我在窗口看着母亲，后面的一个同志赶上来，在我身后轻轻地说：

“进去看看老人家吧！”

我张开口正要喊母亲一声，心里猛然想道：“不能，如果被坏人发现，不但不能给母亲带来安慰，反而会增加麻烦和危险。”我忍着难过，顶着暗淡的月色，和同志们又继续向前赶路。

此后，我和母亲一别八年！八年来，我怕反动派借故对母亲施加迫害，我没有给她老人家写一封信，也没有叫熟人带句话去。母亲知道我在红军里，却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常常想念着母亲，同样也不知道她的情况。

到了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进攻，封锁线也相继撤除了。

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重伤，隐蔽在群众家里疗养。不久听到一个消息：我母亲还活着。我心头真有一股说不出的高兴。

一副担架把我抬到家里。我在担架上一看，四间正屋倒坍了，院子里长满了野草。母亲从厢房里走出来，身上穿着缀满补丁的蓝衫黑裤。母亲一见了，我，抱着我痛哭起来。

母亲的头发斑白了，脸黑了，瘦了。两只象松树枝一样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抚摸着我的伤

口。八年来，母亲受了多少辛酸啊！

到了屋里，我躺在床上，母亲坐在旁边，泪还是不住地往下淌。我说：

“妈，您对我说一说，这几年来您是怎么过的，反动派怎样来欺负您的。”

母亲背过脸去，扯起衣角擦了擦眼睛，再转过脸来的时候，嘴角上就出现了笑纹。她说：

“过去的事，不用提了，我能看到你回来，心里也就有了安慰。”

我三番五次地要求她讲，但是母亲始终没有对我诉说过她的艰难遭遇。

后来，我从一位坚持在家乡工作的地下党员那里，知道了这八年来母亲在家里的情景：自从我离家后，叛徒李镐舟带着自首团到我家来，问我在哪里。母亲说：“你们不知道，我怎能知道？”李镐舟威胁我的母亲说：“老东西，快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母亲是个善良贤慧的妇女，她说话非常和气，从来没有人红过脸。可是在敌人面前却不同了，母亲指着李镐舟骂道：“李镐舟，过去你到我家来总是甜言蜜语，这回怎么翻脸不认人了！你和季康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一块念书，一块工作，我倒要问问你，他有什么罪？你这狼心狗肺的人！”叛徒被骂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只得悄悄地溜走了。

他回到乡公所，指使白匪把母亲关进乡公所的土牢里。威胁、欺骗、拷问，反动派用尽了百般手段，母亲把一切痛苦都忍住了，没流一滴泪。

反动派明知道从母亲的身上得不到什么东西，结果敲榨了一笔钱财，便把母亲放了回来。母亲回到家里，把能卖的全变卖掉，还清了这一笔借来的款子。这时，她的三个儿子都远离了她。父亲在反动派占领县城的时候，也离开了家。大嫂忍不住家里有上顿没下餐的生活，回娘家去了。二嫂感到革命的胜利茫茫无期，她改了嫁。我那个未成年的童养媳，被反动派抓去卖掉了。亲戚朋友怕受牵累，也不敢多同我家来往了。家里只留下母亲一个人带着小弟弟小妹妹打柴种田过苦日子。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没有使母亲屈服……

母亲把一碗热饭端到我的床前，喊着我的名字说：

“季康，你这些年在山里受够折磨了。反动派悬赏五千块大洋到处捉你。有人说你在修水打仗死了，可我不相信，既然敌人出重赏捉你，我知道你还活着。”

说着说着，母亲的泪水又从眼眶里滚滚涌出来，停了停又接着说：

“我天天盼，夜夜想，到底把你盼回来了。这

回就在家住下吧，等伤好了就在地方上干个事情。你父亲下落不明，我也老了。”

母亲不会讲什么革命道理，她的经历使她认识了谋求解放的真理。我向她说明国共合作是为了打败日本；打败了鬼子，共产党还要领导穷人翻身，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人的担子还很重哩。她听了之后说道：

“我明白了，季康，党需要你好好地干革命工作，不能为了我把你留在家里。”

我在家住了十多天，伤基本上养好了。听说我们湘鄂赣红军即将改编为新四军，我急于要归队了。走的那天，母亲又把我送到门外，在我快要离开她的时候，叫住我问道：

“季康，你说革命哪天能成功呀，我还能看见吧？”

“能看到。”

母亲终于看到革命成功了，但她再没有看到她的儿子。全国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虽然我万分地想念母亲，可一时却抽不出空回家去看看。一九五〇年五月，我的爱人拿着几件衣服和我俩仅有的一点津贴费从上海到平江去探望母亲。我打算一有了空就回去。

但，母亲受苦太深，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没

等我回去她就死了。临终前，她微笑着对旁边的人说：

“我死不了，我死不了，现在革命胜利了，我还要到上海去看看季康……”

母亲就是这样热爱着革命、惦念着儿子与世长辞了。敬爱的母亲，我一想到她，心里就充满了感情。我仿佛看到她站在九坳背的山口，身后是一片蓝天，白云轻轻地飘过她的脚边，从竹林中穿来的微风，吹动了她那斑斑白发。她好象一株苍松，安详而自信地屹立在那里。